

中国科学史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蔡景峰 洪武鲤 著

《四部医典》考源

大象出版社



中国科学史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蔡景峰 洪武婵 著

《四部医典》考源

大象出版社

《四部医典》考源

蔡景峰 洪武婵 著

责任编辑 王春林

大家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码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43千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25册

ISBN 7-5347-2223-3/G·1837

定 价 13.60元

中国科学史著作出版基金学术评审委员会

指导委员会:

- | | |
|-----|---------------------|
| 钱临照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
| 卢嘉锡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顾问 |
| 吴阶平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 |
| 吴文俊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系统所研究员 |
| 何丙郁 | 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 |
| 藪内清 |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

执行委员会:

- | | | |
|------|-----|----------------------------|
| 主任: | 路甬祥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长 |
| 副主任: | 席泽宗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
| | 周常林 | 大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 |
| 委员: | 柯俊 |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
| | 雷天觉 | 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部机械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
| | 李学勤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
| | 刘钝 |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研究员 |
| | 王渝生 |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
| | 廖克 | 原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研究员 |
| | 陈久金 | 原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
| | 李亚娜 | 大象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编审 |

目 录

一、《四部医典》的书名	(1)
二、著成时间	(7)
三、佛经说与著作说之争	(12)
(一) 两种学说的对垒	(12)
(二) 佛海说的由来和依据	(24)
(三) 非佛海说的几条旁证	(33)
四、《四部医典》的比较文献学研究	(38)
(一) 经文结构及全书框架	(39)
(二) 《四部医典》关于医学的起源	(59)
(三) 《四部医典》中的医疗器械	(65)
(四) 《四部医典》中医德问题的篇章	(70)
(五) 《四部医典》中“死亡征兆”的 文献学比较研究	(77)
(六) 《四部医典》中日常起居行为的 文献学比较研究	(96)

(七)《四部医典》中胚胎学的文献学 比较研究·····	(105)
(八)《四部医典》中脉学的文献学 比较研究·····	(114)
五、对《四部医典》中的一章的文献学剖析·····	(124)
六、德格版与塔尔寺版《四部医典》的比较·····	(175)
七、结论·····	(184)
附录一 《蓝琉璃》所述的《四部医典》中的 九绝症(或九危症)·····	(190)
附录二 《四部医典》版本及注释本·····	(193)
附录三 藏文字母拉丁转写·····	(198)
附录四 人名、书名、词语对照索引·····	(199)
跋·····	(208)

一、《四部医典》的书名

世界上任何一种医疗体系，只要具有系统性，有其独特的理论，那么，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权威性的、奠基性的经典作品。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黄帝内经》、印度阿输吠陀医学中的《妙闻全集》、希腊医学中的《希波克拉底全集》、阿拉伯医学中的《阿维森纳医典》，都是例证。这类古典著作作为该医疗体系奠定了基础，为其后代所遵循，成为不朽之作。藏医学体系中的《四部医典》，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千百年来，凡是学习藏医学、了解藏医学、研究藏医学者，就应该首先学习和了解藏医学的奠基作《四部医典》，而要了解和研究藏医学史者，也必须对《四部医典》进行研究。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藏医学中，还没有任何其他著作能取代《四部医典》的地位。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四部医典》给予

了高度的重视，尤其是近一、二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对《四部医典》的研究工作，高潮迭起。对于该书的来源、作者、成书年代以及其具体内容，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取得过一定的成绩。由于藏族文化的特殊性，也由于其历史的复杂性，对《四部医典》业已进行的研究仍然还只是初步的，还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有待开发，还有许多疑点等待人们去研究、去解决，更有许多重要的原则性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它甚至关系着对整个藏医学历史的评价，因而有待进一步加以探索。

《四部医典》这一书名，是现今汉族地区比较通行的名称。它是古代藏医学中一部古典著作的汉文译名，其原文为 rGyud-bzhi^①。“bzhi”是数字“四”的意思，而“rGyud”在藏语中有传统、相续、一脉相承之意。它又是一个佛教用字，即密宗、密乘，又有译成续、本续者，与梵文中的怛特罗（Tantra）相对应，指的是密乘佛教及其有关的经典著作。其音译多作“据悉”，也有写成“居希”的。意译就是四部经典著作的意思，因而早期多译为“四续”。有人为了标明这是一部医学的古典作品，就加上了“医方”的字样，故又有“医方四续”的译法。“续”字作为经典，用佛经来解释，对一般人总不太容易理解，由此，人们就把它白话化为《四部医典》，以代替“医方四续”的名称。其实，“医方四续”中的“医方”，又是藏语 gSo-ba 的意译。gSo-ba 是 gSo-ba Rig-Pa 的简称，它是古代藏族文化中的一门分支。由于佛教文化在西藏的传播，藏族文化受佛学的影响甚深，有不少内容是移植或借用佛学文化的

① 由于文字学上的原因，本文对藏文原文，除采用藏文的拉丁转写外，必要时也用藏文原文。这种转写方法在国际上有多种，如日本佐藤氏，美国李芳桂、德国霍夫曼等等，本书所采用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方案，在国际上比较通行，其对照转写方法见本书附录。

内容的，“医方”即其中之一。在佛学中，有“五明”^①之称，五明的梵文是 Pañcavidyā。所谓“明”，其原意是“学问”的意思。医方明即是五明中的一明。唐代玄奘在印度求学时，曾述及印度当时的教育，他写道：“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疏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②从这里可见，该书名称之所以标明“医方明”，主要是表明它是一部与佛学密切相关的著作。

除了“医方四续”这一简称之外，《四部医典》还有一个全称，其音译名为“独济宁波·燕辣爵巴·桑蛙曼额·计厥里·姐茄哇·续莎”，其藏文原文的拉丁化转写为 bDud-rtsi sNying-po Yan-lag brGyad-pa gSang-ba Man-ngag-gi rGyud-Zhes Bya-ba bZhugs-so。这一全称的意译为“八支甘露心要秘密教授续”。从这个相当长的书名人们很难理解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种情况在藏文化中是相当常见的，也即书名常常是比较隐晦地反映其内容或者可能与内容根本毫无关系的。就本书这个全称而言，倒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医学有关联。其中的“甘露心要”，是指这部书的内容都是极珍贵的宝贝，犹如甘露一般。这从本书的某些章节内容，可以得到印证。书中把《四部医典》比喻为“白狮所产之洁乳”、“猛狮”、“如杜鹃啼”、“如鹏飞”、“如利剑”、“如甘露之宝瓶”、“如同阳光压伏群星辉”^③……总之，这是一部极为珍贵的

① 五明的内容包括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分别相当于今之声韵语文学、工技历算学、医药学、逻辑学和佛学。

②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③ 《四部医典》（汉文本），“后续医典”第二十七章“诸续概说”，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

活人书，是上天的恩赐。

“八支”，意为八个部分。历史表明，所谓“八支”，是古代印度吠陀时期（公元前2000~1000年）长寿吠陀（Ayurveda）的医学内容，我国唐代称为“八医”，其内容包括：（1）拔除医方，为拔除异物敷裹绷带等外科；（2）利器医方，为利用利器治疗头部五官等病症；（3）身病医方，相当于现代的内科；（4）鬼病医方，古代印度人认为疾病尤其是精神病是由于鬼神作祟所致，我国唐代有咒禁科，与此相类；（5）小儿方，除婴幼儿的疾病外，尚包括妇人病在内；（6）解毒药科，主要论述对有毒物质的解救方法；（7）长寿药科，论述长生不老之术及所用的药物；（8）强精药科，即壮阳药类。^①《四部医典》虽然采用了古印度“八支”的名称为书名，然而其实际内容与八支却不协调，也可以说基本上已经不具有“八支”的轮廓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在下面加以论述。

“秘密诀”，或译为“秘密教授”，是用以表明这部著作只能秘密传授，而不能公开传播。这一点从该书的叙述也能清楚地看出来，在《四部医典》的最末一章，关于医典的传承，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指出要“谨防甜言密语手中失”，即便在乱世时劫之日，也应“守口需严密”。凡是传非其人，不能对此书严格守密者，都会“失却秘诀无可成良医”。在接受《四部医典》的教诲时，必须立下誓言，保守机密，不得随便泄漏给不该传授的人，假如“自毁誓言”的话，来世必然会“堕恶趣”，因而要求“守之极密”^②。这一条誓约从书名中早就得到明示。就《四部医典》本身的历史

① 程之范，《印度古代医学简介》，《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一期。

② 《四部医典·后续医典》，第二十七章，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

来看，这也确是一条十分严格的仪轨规章。当这部经典在公元8世纪末由宇陀·宁玛元丹贡布著成之后，不久，藏王赤松德赞就曾在莲花生^①的建议下，把这部著作秘藏在桑耶寺中，使之竟然沉睡几百年之久，这就说明当时人们对这部著作的态度。这种密藏主要是为了把密法藏之于名山名寺，等到几百年之后再由后人挖掘出来，称之为“伏藏”(gTer-ma)^②，以昭示其宝贵。这在藏传佛教中是一个古老的派别宁玛派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以表明佛经的重要价值。因此，凡是由地下挖掘出来的著作，都被视为正宗的，来自于正宗佛国的经典。与其他一些具有古老文化的民族一样，对古代著作作伪以提高自身的价值的做法，在古代吐蕃同样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就佛经而言是这样，具体到《四部医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也将下面再加以论述。

至于书名中的“续”(rGyud)字，这是梵文“怛特罗”的藏文译法之一。前面已经提到，这是佛教中密乘或密宗经典书籍的称谓。一部医学著作，加上“续”的名称，这个字意在表明它是一部佛经，与上面的伏藏一样，这是为引起人们对它的重视。

总之，我们仅从书名来看，不论是简称或是全称，基本上都看不出它是一部医书，或者仅能看到它与古印度的吠陀时期的医学有一定关系，更多的成分是我们只能看到它是一部佛经。也正是在这样的名称的影响下，发生了种种关于本书的来源的争论和

① 莲花生(Padmasambhava, 约生活在8世纪)，印度僧人，又称“乌金大师”。应藏王赤松德赞之邀来到吐蕃，曾利用密宗的法术与当时占优势的本教巫师斗争，与寂护共建桑耶寺(Samye monastery)，是吐蕃佛教流行的重要倡导人，被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宁玛派尊为“祖师”。

② 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猜测，甚至成为整个藏医学起源的讨论热点。

由于习惯上把这部藏医经典著作称为《四部医典》，而该书的全称则一因过于冗长累赘，二来又难于反映原书的实质内容，竟晦而罕传于世，因此本文将以《四部医典》来称呼它，而不用其全称；至于本书的音译，由于已有多种译法，暂无标准的音译，故本文暂不采用音译的办法。

二、著成时间

《四部医典》是古代藏医中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又是后代学习藏医必读的课本，因而后代对该书进行注疏、诠释、翻译的著作甚多^①。由此，对本书的著成时代，也有一些争论，但争论不是太大。

有些作者曾认为它与印度的生命吠陀（Āyurveda，亦译长寿吠陀、阿输吠陀）有关，如法国作者 P. Huard 等就曾这样写道：

最古老（的经典医著）是《据悉》，通常称为《四部医典》，或更准确些，应称为《甘露心典八支秘诀续》。这是一部编纂于公元 8 世纪的基础著作，是生命吠陀的回忆录。它与伐八他（Vagbhāṭa）的某些段落相似，有时甚至一致。伐八他是继闍罗迦（Caraka）和妙闻（Suśruta）之后最重要的印度传统医学的作者。人们认为他生活于公元 6 世纪，是

^① 见本文附录二、三。

《八支心要集》(Aṣṭāṅga-saṃgraha)和《医学练丹术》(Rasara-thākara muccaya)的作者。^①

明确指出它著成于8世纪。更有一种论述, 把它的时代说得更早些, 如前苏联学者说过:

西藏医学的最早文献的起源是“四部”(жуд-ши, 即“治疗的本质”), 认为……传入西藏以后(公元5~7世纪), 由采用它的喇嘛们(僧侣医生)将其补充和系统化, 特别是老玉妥(ютогь)和小玉妥二人(公元9~11世纪)。^②

这里且不论作者对《四部医典》来源的见解, 只就其中所说的传入时间为5~7世纪, 而又经老玉妥(即宇陀宁玛)和小玉妥补充的时间, 则为9~11世纪, 与上述的8世纪著成, 似有一些出入, 相差可达几百年。

这方面的意见是相当纷呈不一的。如一种说法认为:

藏王赤松德赞曾经迎请第二佛祖莲花生祖师入藏。莲花生祖师又曾将许多济世救人的医籍带进西藏。在众多的医籍中, 内容最丰富, 最珍贵的要算《四部医典》……毗卢遮纳(Vairochana), 运用他的贤明和智慧, 译成藏文的。……也有一种说法, 认为《四部医典》是从汉地传进西藏的。^③

新近的出版物也曾提到过:^④

……伏藏师扎巴万西(公元1012~1090年)真名旺秋巴

① Pierre Huard, Ming Wong, Chinese Medicine,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1968.

② Б. Л. 彼得罗夫等, 《医学史》(汉译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年。

③ 第司·桑吉嘉措, 《藏医史》(藏文),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2年。

④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上册)(藏文)藏医史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瓦，根据祥轮多吉顿堆的预言，从桑耶乌孜宝瓶柱下取出了昔日赤松德赞时期埋藏的《四部医典》……

这里且不论《四部医典》作者究竟为谁，就其来源及出现的时间而言，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开始出现《四部医典》这一著作的书名。吐蕃王朝成立之前，本教流行时期，尚未曾有过《四部医典》这一著作的名称。按现在一般公认的意见，现行的藏文是在藏王松赞干布（公元629~710年）时由吞米·桑布札通过对梵文字母的改造而创造的。据有关藏医学历史研究的结果，均认为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于公元641年，其所带的医药著作经藏、汉学者共同努力，编译成《医学大典》（sMan-dpyad Chen-mo）；后来，藏王赤德祖赞（公元704~754年）又与金城公主联姻，于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其所带去的医药典籍又经藏汉医僧合作，译成《月王药诊》（sMan-dpyad Zla-ba'i rGyal-po）。在这两部著作之间，松赞干布时期还著有另一部医著《无畏的武器》（Mi-'jigs-pa mTshon-cha）。尽管《医学大典》与《无畏的武器》这两部早期著作均于后来散佚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月王药诊》其书至今犹存，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藏医学经典文献了。从本书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古印度生命吠陀医学的影响，如关于隆、赤巴、培根这三原质学说的内容已经出现。然而，书中却只字未曾提到过《四部医典》的名字。如果当时已经有《四部医典》这部书的话，那是不可能不提的，尤其是如果它真的是某些人所说的是一部来自佛国的佛经的话，那就更不能不以它做为基础，引经据典了。就这一点看，《四部医典》在公元8世纪初还没有在吐蕃王朝出现，这是可以肯定的。

上面已经提到，吐蕃王朝由于种种关系，在莲花生等人的安排下，曾经把大量佛教经典加以埋藏。后来，这些经典被后代陆

续发掘，重见天日，才得以传世。这些被称为“伏藏”的典籍中，就包括有医学著作在内。

据记载，生活在11世纪的一位藏族学者德敦·查巴恩协(gTer-ston Gra-pa mNgon-shes^①，公元1012~1090年)就曾预言，他受圣人托梦获知，在桑耶寺的乌孜经堂里埋藏着《四部医典》，结果果真从那里发掘出了一部《八支甘露心要秘密教授续》(即《四部医典》)^②。这当然有些神话的性质，但从这神话的外壳中，可以看到合理的内核，也即在这个时期又开始出现《四部医典》这部典籍，至于它怎样出现，以什么形式再现，当然可以有不同的传说。同一部书还记述了《四部医典》出土以后的命运。这里有一段故事：

德敦·查巴恩协70岁时患了心脏病，由于医疗事故，导致了他的死亡。他在生前时把所发掘出来的《四部医典》交给维巴塔札。后者又把它转赠给了堆顿·贡却觉布。由于贡却觉布曾经患过腿部肿胀病，经过宇陀萨玛·元丹贡布的调治而痊愈。为此，他为了报答宇陀萨玛的恩情，在回家的途中，特意到宇陀萨玛家中，把他所提到的《四部医典》赠送给后者。宇陀十分高兴，因为他对此早有所闻，并在各地征求寻找，始终未能找到。这个偶然的机，使他喜出望外，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

宇陀萨玛·元丹贡布又称新宇陀、小宇陀。生于公元1126年，即藏历第二绕迥的火鸟年，是吐蕃时期老宇陀，即宇陀宁玛的第13代孙。他既出身于宇陀世医家庭，又自小聪颖，学习五明学时，

① 即上面提到的扎巴万西。

② 第司·桑吉嘉措，《藏医史》(藏文版)，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

对医学就特别感兴趣，在 14 岁时即已医术高明，给贡却觉布治好水肿病。小宇陀对藏医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不仅临床医疗经验丰富，医术精湛，更重要的是他著作丰富，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医药精神财富，据说不下数十种。后世为了怀念他为人民所做的功绩，尊称他为“第二药师佛”。在他的功绩当中最为值得称道的，就是对《四部医典》的重新整理、删补、注释和训疏。经过小宇陀注疏以后的《四部医典》，就成为传世的正式版本。这也就是后世某些人之所以把它称为老小二位宇陀所著的缘故。

这个论述也是可信的。从藏医学史上来看，老宇陀著成此书后，确实未曾行世，在藏医学史上一直未见到此书流行的记录。从公元 11 世纪以后，在藏医学史上，对《四部医典》的研究、注疏的著作，就不断出现了。例如，小宇陀的众多弟子中，就有松敦·耶协孙 (Sum-ston Ye-shes-gzun) 对《四部医典》进行了研究，并著成对“论述医典”的注释本《小集明灯》(‘Bum-chun gSal-sgron)，被誉为把毕生献给《四部医典》的医家。稍后还有叫章迪·强白桑布 (Brang-ti ‘Jam-dpal bZang-po) 的医家，他是吐蕃时期法王梅阿聪 (Mes-ag-tshom) 时期的章迪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又著成对《四部医典》中的最后一部的注释本《后续五部实践小卷》。从此以后，对《四部医典》的注释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①

以上的叙述充分表明，《四部医典》最早的著作是公元 8 世纪末由宇陀宁玛著成，之后即被密藏数百年，直到公元 12 世纪中叶，才由宇陀萨玛重新修订疏释，此后一直流传至今。今本《四部医典》，虽然还有后世医家的功劳，但在宇陀萨玛之时，业已完全定型。

①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藏文版)，第 20~22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年。